

N城記：上海/北京 文：小蝴蝶

雨夜醉囈

上海的梅雨季來了，濕答答的空氣氳氳着新生植物的腥味，總教人思緒混亂。就在這樣的夜晚，作家阿乙到了2666圖書館，參加獨立書店為他籌備的題為「抓貓抓老鼠」讀書會，他似乎已經喝醉了，面頰緋紅，一改往日的沉默形象，面對許多粉絲和讀者，侃侃而談起來。

讀書會的名字源於他的最新長篇《下面，我該幹些什麼》，這部小說原題為《貓和老鼠》，取材自2006年一樁真實的謀殺案——即將參加高考的男生在家裡殘忍地殺害了一位女同學，繼而逃亡外地，被逮捕後判處死刑。對於如此一個冰冷透頂的故事，阿乙在序言中解釋，「貓和老鼠」喻示的是互動關係中的位置與使命，「一個窮兇極惡的追，一個沒日沒夜的逃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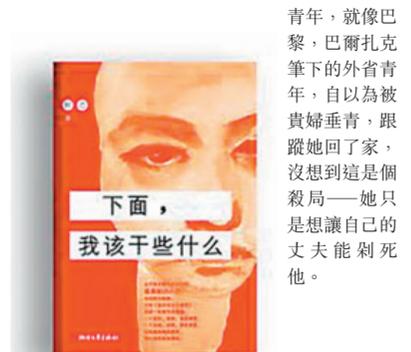
逃的那個是年輕的殺人犯。加繆那位失去母親的可憐人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乖戾的大學生，或者托爾斯泰的女流囚犯，共同構成了關於他的前文本：他們都犯了罪，在故事的結尾接受審判。高中生的殺人動機，儘管令許多人費解，也被社會各層所利用，然而，在作者的解讀裡，它是一種「慾望的斑點」——心理上的空曠感，年輕人致命的無聊，就像公路片裡沙漠中廢棄的輪胎，只有死亡一個下場。

這種空曠感，在江西省九江市瑞昌的一個小鄉鎮裡，曾經同樣折磨着一個年輕人。當時阿乙還叫艾國柱，從警校畢業後，被分配到鄉派出所，整個小鎮僅僅由肉舖、枱球桌、理髮店、餐館（沒有招牌）和計生辦組成。除了和計生辦與理髮店的姑娘同時談戀愛之外，警察每天的娛樂就是晚上巡邏，看村莊有沒有燈光，有則意味着村民在打麻將，或者偷情，那麼派出所就可能有收入。形容自己年輕時絕望的生活，阿乙說，真準確，就是一隻青蛙在井底看天的感覺。

我有一次差點死了，阿乙說起了醉話，我們為了200元，去抓一個欠了罰款的打工仔，因為那時候，派出所窮的叮當響。打工仔半路逃跑，我們又殺回村裡，決定把他女朋友帶來作為人質。忽然整個村莊，無論男女老少，都拿着掃帚、鐵棍、鋼筋把我們團團圍住。同事們馬上就跑，而我就快走，為了維持人民警察最後的形象。結果老鄉們把我舉了起來，像獻祭一樣，從空中擺過去。那時，天空中出現了所有女人的頭像，她們都在看着我流淚。那時我告訴自己，千萬別死在這兒，要死也要死到紐約去。

後來他當然沒去紐約，但辭去警察一職，跑到別的城市裡生活、寫作，過了十幾年，但就像一滴油在水裡，始終融不進城市，所能記憶的還是鄉鎮的東西。這部小說的大部分場景不在城市，因為處理起來，有時他會束手無策。城市是想像的終端，童話的終點。也許所有紐約的東西，都和上海沒區別。紐約就是玻璃牆，太陽落在縫隙中，像風一樣的汽車颯颯過去。

所有的城市都是絞肉機。阿乙說，小時候姑父來家裡，帶兩斤冰糖，裝在尼龍袋子裡。尼龍袋子上寫着「上海」兩個字，畫着外灘的圖案，那時我們才知道，原來世界上還有這麼高的樓。我的三表姐，高考6次，沒考錄上海的學校，後來嫁給一個上海的鱈夫，又給人做保姆，付出了慘重的代價。上海就是絞肉機，絞死了無數的上海青年，就像巴黎，巴爾扎克筆下的外省青年，自以為被貴婦垂青，跟蹤她回了家，沒想到這是個殺局——她只是想讓自己的丈夫能剝他。



文：葉懿雯（香港中文大學學生）



■哈佛大學書店

我們大學的新書店

大約6年前，學者李歐梵曾專門撰文，抱怨香港的大學沒有好書店。不是營業時間短，就是書種寒酸，門可羅雀的書店，蕭條的氣氛更讓讀者不願久留。「為什麼大學不可以用經營食堂的標準經營書店？公開招標，並以廉價房租（甚至間接資助）為誘餌，讓有意的商家或書店進駐經營？」這是教授當年的臆想。

終於，6年過去，這個臆想成為了現實。今年5月初，經過公開招標後，香港商務印書館成功獲得香港中文大學新書店的經營權。約5800呎的空間，今年秋季入學前落成，將會成為全港面積最大的大學書店。

地方有了，軟、硬件的搭建工作怎樣進行？我們找來書店方和學生代表，聽聽他們對大學書店的構想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

商務印書館接到香港中文大學的書店中標通知時，已是5月初，距離秋季開學前的開張時間不到4個月。這個將佔地5800呎的新書店，要在這4個月內，完成從校方和學生諮詢再到設計施工到最後新書上架，時間緊迫。上月中，商務印書館助理總經理尹惠玲便受到中文



■尹惠玲

駐中文大學，尹小姐認為，最大的不同，是「大」——「多」：書店空間大，學校人數和院系多。「這需要我們的定位要非常清晰。一方面滿足不同學系的課堂要求，另一方面照顧讀者的閱讀口味。」

對於什麼才是一間大學校方邀請，參加由50、60名師生代表組成的諮詢會。「我記得那天傍晚剛下飛機，就得知這個會議，直接趕了過去。」尹小姐對記者回憶說。對於大學學生主動積極的參與，她覺得很有意義，「其實，我們也很想知道學生們的想法，希望收集不同的建議。」

年初，中文大學公開向社會招標。尹小姐後來才知道，幾乎所有數得出來的本地書店都參加了競投。成功中標，她覺得，一方面是商務有20多家書店連鎖的基礎，另一方面，得自他們累積近10年的大學書店經營經驗，以及在文化推廣、促進閱讀風氣的布展能力。從2003年起，商務已先後進駐香港城市大學和香港科技大學。「嶺南大學的書店，也是我們派專人去管理。」2005年，商務收購英國專業書店Bloomsbury books，以深化專業類的業務。這次進

以學生為本

優質的大學書店的標準，李歐梵教授當年在文中念茲在茲的有牛津的Blackwell's、芝加哥大學的Seminary Bookstore（修道院書店）、哈佛廣場的「合作社」書店和哈佛書店等等，這些書店都有一些共同點，「大都不是校方經營，但扮演了和學校圖書館對等的角色」；「一個好的書店，甚至可以帶動學校的閱讀風氣……」，成為「自我增值」的地方。



■由中大學生發起的讀書活動book picnic



■book picnic活動現場

勢，「在教科書的折扣上，也能拿到吸引人的價格。」

但在經營理念上，很多是與世界一流大學的書店是一致的，比如推動大學的學術發展和閱讀風氣。參加中大師生諮詢會時，尹小姐對學生的議題認同性非常高。「除了教材，其他書的品種是大家都關心的重點。商務每年賣出的各種書籍達20至30萬種，因為門市連鎖的便利，可以保證即便在校園人流不多的情況下，半月或一個月內有新的優質書上架。」

「同學們的不少想法也與我們不謀而合。」尹小姐說，「比如，我們會在新書店開闢一個800呎的多功能活動區，以供講座、學術討論、讀詩會的開展。另外，同學們對二手書交流很有興趣，希望借此搭建一個寄售的平台，我們也在安排中，會在經營初期，建立二手書目錄，安排幾組書架試賣。」

商務印書館近年也積極與大專院校合作，利用大學資源優勢，舉辦文化推廣活動。比如去年開始，策劃與中文大學通識教育合作的「閱讀·經典」講座系列，並結合教授推薦的經典書目作為公眾導賞。此外，商務亦協辦中文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「國際詩人在香港」的系列朗誦會、講座等，打破校園的界限。

「當然，一切還在完善中。」尹小姐說，與校方師生的坦誠和信任，是經營好書店的開始。

中大新書店：從「空間」到「社群」

中文大學兩間現有書店將於今年六月底結業，新書店則於今年九月開辦。這聽來不過是大學校園眾多商業營運機構的例行更換。即使說這次新書店的承辦者（商務印書館）曾應邀來校出席諮詢會，聽來也只是師生校方特別重視書店，所以對書店承辦者有比較多期望和訴求。那麼中大新書店一事到底有何特別之處呢？

今次學生參與新書店一事的特別之處，不僅在於同學持着對書店的期望和訴求，來爭取校方和書店承諾的落實，更重要的是，同學參與此校務的心態——由平日對商家的「批判」、「投訴」轉為「推動」。校園不應只是提供所需的「空間」，而更應是師生共同歸屬和生活分享的「社群」。

今年1月，得知中大校園將於今年九月有新書店，我們一些本着這樣理念的同学問自己：作為中大學生，我們可以如何推動，使新書店成為校園社群的一部分？此外，我們也嘗試並摸索新的學生組織模式，以「推動者」來看待書店的事。因此，我們沒有把口號式的期望寫給校方和學生會便完事，而是進一步找到可行方法，使更多的同學參與到這

個共同理念中來。

雖然不少同學有心於書店的事，也認同我們對書店的定位，但還是抱有懷疑。我們作為學生，對書店營運、圖紙設計一竅不通，又怎能提出可行方案？如果只是一堆天馬行空的意念，對事對人又有何意義？根據過往經驗，凡涉及校務的學生組織（例如學生會、學生報），必須着眼於監管機制的權責職能和決定，向校方提出批判性意見。與校方的商討過程，到最後其實是對價值立場的堅守。因此，我們被勸說要態度強硬，有必要時甚至發起全校師生聯署聲明。

對此，我們反覆思考、討論。將主要從兩方面做出嘗試：第一、與校方、老師和其他同學持續就我們的理念和努力進行溝通；第二、希望以新的模式來使平日遠離校務的同學也會關心書店的事，並覺得參與其中很有意義、很有趣。

就第一點溝通來說，一直在按部就班地進行。5月初，校委會決定商務印書館來營辦新書店。在5月11日晚上，校方邀請商務來校出席諮詢會。來的中大師生成員擠滿整個會場，校園電台也

幫忙做即時網上直播。商務認同我們對於書店期望，在規劃上，他們答應會有多用途空間，如用作讀書會等活動、可坐不少於五十人的活動廳，以及舒適的「打書釘」地方。在營運上，商務會與師生就書種、活動、專題展覽等問題持續溝通。

從書店延伸

對於第二點的嘗試，我們舉辦了數次「書店構想會」。第一次來了不少同學，彼此分享對書店的期望，比如希望有讀書會、電影會等活動，有展示同學創作的音樂或手作等「格仔舖」，還有奇形怪狀的書架等。很多有趣的想法都給記錄下來，成為我們書店意念的發酵庫。那天晚上，我們說說笑笑，氣氛輕鬆，而其中的幾位同學自此也參與進書店的事。

但之後幾次的「書店構想會」再沒有新面孔。加上書店委員會需要陸續商討擇標準則，而會中的學生代表都是我們的成員，所以「構想會」便成了準則條文的詳細討論。我們明白這很重要，

但覺得讓更多同學知道和願意參與書店的事也同等重要，因而萌生了另辦「Book Picnic」的念頭。

「Book Picnic」就是在草地上鋪一塊布，帶本書來野餐，希望能夠吸引中大愛書人來分享喜愛的書，一起度過快樂的下午，從而建立愛書人的網絡，也使他們知道書店的事，希望他們一起參與。來的同學多是我們相熟的，但也有些是看到我們Facebook專頁宣傳，或剛巧路過而加入的。而當聽到新認識的同學很喜歡「Book Picnic」，並問下次會於何時何地舉辦時，我們真的很快樂。

現在，總算有了個好開始。當然要做的還有很多，需要一點一滴的累積和持續的經營。我們期望校方、商務印書館繼續用心聆聽，與師生一起努力。此外，學生組織的新模式也在中大慢慢發芽、成長。膳堂管理委員會的學生代表，正開始嘗試這新模式，進行有關中大新咖啡店的諮詢。

我們希望有更多同學樂意一起嘗試參與，使中文大學不只有屬於中大的書店，還有更多的營運項目不只是位於中大，更是屬於中大的。